

东线

ZHONGGUOXIANDAI

JUNSHIJISHIWENXUE

《中国现代军事纪实文学》烽火硝烟中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再现革命战争恢弘历史画卷

寒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丛书：保卫新中国★

东 线

寒风 著
黎白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线/寒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5(2010.4重印)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保卫新中国/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6-3

I. 东…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7 号

东 线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33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4 版第 4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6-3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10-65060478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目 录

一	1
二	3
三	8
四	16
五	17
六	22
七	25
八	29
九	37
十〇	42
一一	46
一二	49
一三	53
一四	57
一五	63
一六	66
一七	69
一八	86
一九	89
二〇	94
二一	96
二二	100
二三	104
二四	106
二五	109
二六	112

目 录

二七	114
二八	116
二九	119
三〇	123
三一	125
三二	127
三三	131
三四	136
三五	138
三六	143
三七	148
三八	151
三九	153
四〇	157
四一	158
四二	160
四三	164
四四	165
四五	169
四六	173
四七	177
四八	180
四九	185
五〇	188
五一	191
五二	197

目 录

五三	199
五四	201
五五	204
五六	208
五七	211
五八	213
五九	215
六〇	217
六一	218
六二	221
六三	223
六四	224
六五	230
六六	232
六七	235
六八	238
六九	243
七〇	245
七一	248
七二	249
七三	253
七四	257
七五	262
七六	263
七七	265
七八	268

目 录

七九	270
八〇	272
八一	275
八二	277
八三	280

八四	282
八五	284
八六	286
八七	288
八八	290
八九	292
九〇	294
九一	296
九二	298
九三	300
九四	302
九五	304
九六	306
九七	308
九八	310
九九	312
一〇〇	314
一〇一	316
一〇二	318
一〇三	320
一〇四	322
一〇五	324
一〇六	326
一〇七	328
一〇八	330
一〇九	332
一一〇	334
一一一	336
一一二	338
一一三	340
一一四	342
一一五	344
一一六	346
一一七	348
一一八	350
一一九	352
一二〇	354
一二一	356
一二二	358
一二三	360
一二四	362
一二五	364
一二六	366
一二七	368
一二八	370
一二九	372
一三〇	374
一三一	376
一三二	378
一三三	380
一三四	382
一三五	384
一三六	386
一三七	388
一三八	390
一三九	392
一四〇	394
一四一	396
一四二	398
一四三	400
一四四	402
一四五	404
一四六	406
一四七	408
一四八	410
一四九	412
一五〇	414
一五一	416
一五二	418
一五三	420
一五四	422
一五五	424
一五六	426
一五七	428
一五八	430
一五九	432
一六〇	434
一六一	436
一六二	438
一六三	440
一六四	442
一六五	444
一六六	446
一六七	448
一六八	450
一六九	452
一七〇	454
一七一	456
一七二	458
一七三	460
一七四	462
一七五	464
一七六	466
一七七	468
一七八	470
一七九	472
一八〇	474
一八一	476
一八二	478
一八三	480
一八四	482
一八五	484
一八六	486
一八七	488
一八八	490
一八九	492
一九〇	494
一九一	496
一九二	498
一九三	500
一九四	502
一九五	504
一九六	506
一九七	508
一九八	510
一九九	512
二〇〇	514
二〇一	516
二〇二	518
二〇三	520
二〇四	522
二〇五	524
二〇六	526
二〇七	528
二〇八	530
二〇九	532
二一〇	534
二一一	536
二一二	538
二一三	540
二一四	542
二一五	544
二一六	546
二一七	548
二一八	550
二一九	552
二二〇	554
二二一	556
二二二	558
二二三	560
二二四	562
二二五	564
二二六	566
二二七	568
二二八	570
二二九	572
二三〇	574
二三一	576
二三二	578
二三三	580
二三四	582
二三五	584
二三六	586
二三七	588
二三八	590
二三九	592
二四〇	594
二四一	596
二四二	598
二四三	600
二四四	602
二四五	604
二四六	606
二四七	608
二四八	610
二四九	612
二五〇	614
二五一	616
二五二	618
二五三	620
二五四	622
二五五	624
二五六	626
二五七	628
二五八	630
二五九	632
二六〇	634
二六一	636
二六二	638
二六三	640
二六四	642
二六五	644
二六六	646
二六七	648
二六八	650
二六九	652
二七〇	654
二七一	656
二七二	658
二七三	660
二七四	662
二七五	664
二七六	666
二七七	668
二七八	670
二七九	672
二八〇	674
二八一	676
二八二	678
二八三	680
二八四	682
二八五	684
二八六	686
二八七	688
二八八	690
二八九	692
二九〇	694
二九一	696
二九二	698
二九三	700
二九四	702
二九五	704
二九六	706
二九七	708
二九八	710
二九九	712
三〇〇	714
三〇一	716
三〇二	718
三〇三	720
三〇四	722
三〇五	724
三〇六	726
三〇七	728
三〇八	730
三〇九	732
三一〇	734
三一〇	736
三一〇	738
三一〇	740
三一〇	742
三一〇	744
三一〇	746
三一〇	748
三一〇	750
三一〇	752
三一〇	754
三一〇	756
三一〇	758
三一〇	760
三一〇	762
三一〇	764
三一〇	766
三一〇	768
三一〇	770
三一〇	772
三一〇	774
三一〇	776
三一〇	778
三一〇	780
三一〇	782
三一〇	784
三一〇	786
三一〇	788
三一〇	790
三一〇	792
三一〇	794
三一〇	796
三一〇	798
三一〇	800
三一〇	802
三一〇	804
三一〇	806
三一〇	808
三一〇	810
三一〇	812
三一〇	814
三一〇	816
三一〇	818
三一〇	820
三一〇	822
三一〇	824
三一〇	826
三一〇	828
三一〇	830
三一〇	832
三一〇	834
三一〇	836
三一〇	838
三一〇	840
三一〇	842
三一〇	844
三一〇	846
三一〇	848
三一〇	850
三一〇	852
三一〇	854
三一〇	856
三一〇	858
三一〇	860
三一〇	862
三一〇	864
三一〇	866
三一〇	868
三一〇	870
三一〇	872
三一〇	874
三一〇	876
三一〇	878
三一〇	880
三一〇	882
三一〇	884
三一〇	886
三一〇	888
三一〇	890
三一〇	892
三一〇	894
三一〇	896
三一〇	898
三一〇	900
三一〇	902
三一〇	904
三一〇	906
三一〇	908
三一〇	910
三一〇	912
三一〇	914
三一〇	916
三一〇	918
三一〇	920
三一〇	922
三一〇	924
三一〇	926
三一〇	928
三一〇	930
三一〇	932
三一〇	934
三一〇	936
三一〇	938
三一〇	940
三一〇	942
三一〇	944
三一〇	946
三一〇	948
三一〇	950
三一〇	952
三一〇	954
三一〇	956
三一〇	958
三一〇	960
三一〇	962
三一〇	964
三一〇	966
三一〇	968
三一〇	970
三一〇	972
三一〇	974
三一〇	976
三一〇	978
三一〇	980
三一〇	982
三一〇	984
三一〇	986
三一〇	988
三一〇	990
三一〇	992
三一〇	994
三一〇	996
三一〇	998
三一〇	1000

地图展开：蓝色的北汉江；弯弯曲曲的像条鲜亮的丝带，从高山里迤逦南下，经过淮阳郡城，经过白岩山东麓，在桦川南向西拐去，直奔汉城。在它的东岸，盘结着浓密的发黑的大白山脉主峰金刚山，群峰耸峙，屹立在朝鲜半岛东部，形成一个隆起的脊背。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宛如灰色的细线，穿行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的山区里。在这里就看到那吸引人们全部精力，牵连人类心弦的东西——战线。战线像狼牙锯齿，切断山脉、河流、公路，斜斜地劈进“三八线”北面来。在构成这战线的无数个高地上，被参谋部人员几次的涂改着，表明这上面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战线就是这样进进退退地向北推进着。

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鲜战场东线的形势。

团长尚志英和政治委员翟子毅俯身在地图上，专心地注视着。从云层泻出来的阳光，穿过密密层层枝叶，射进帐篷里，衬出尚志英坚实的额头，紧皱着的眉头，把头埋在厚大的手掌里，盯住整个夏季来敌我反复争夺的一些高地上面：项岭、古隍岭、杜峰里、黑云吐岭、古方山里、伤心岭……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几分钟，然后他动手测量从“三八线”到现在的战线，再测量从现在战线到元山的距离，计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线向北推进的里程。测量完毕，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几下，向着政治委员安静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说：

“看来我们要在这一线迎接他们了……”

在尚志英指的地方，出现了白石山、文登里、加七峰连绵不断的山脉。那条灰线一样的公路就在这里，从麟蹄、杨口，向北爬进来，穿过鱼隐山和智慧山的衔接部，又远远地伸向末辉里、淮阳、元山。表示敌人进展的蓝色箭头，正指向这条路上。

政治委员搔搔鬓角，移动了一下姿势，表示同意团长的估计，一方面是事实发展到了这一步，另一方面是争取在这里阻住敌人。显然，他并没有静静地坐在这里，而是时刻想着这紧迫眉睫的严重形势。美国企图保持紧张的国际局势，它好单独和日本签订和约。重新把日本武装起来；利用这种紧张的局势，迫使它的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扩充军备，武装仆从国，实行侵略世界的计划。朝鲜停战，会松弛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备战。范佛里特大喊大叫：“要战争，不要和平。”利用谈判的机会，敌人集中了精锐兵力，大量的战斗器材，向东线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叫喊着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想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里

来。可是话是这样说,如果敌人突进来,那就不单是为了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他们会把我们丢开,将战争推向鸭绿江边,这是决定的关键。他带着嘲讽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

“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明显,这关系着和平谈判,关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现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们,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他抽出一支烟,燃着,用力丢掉火柴说:“这就是那决定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

尚志英摊开双手,作了一个一切都了然的姿势,耸耸肩膀,推开地图,他们俩同时立起,走出帐篷。这时才看出他两个的身段,都是魁伟高大,尚志英是身子粗壮,胸膛宽阔,黑红的脸,眼里充满了刚强和自信,好像他浑身都包裹着力量,这力量只要一触就会爆发。政治委员翟子毅则表现得谦虚、镇静,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十分把握时才有的那种表情。明亮的眼,显示着爽朗快活的性格,以及对事物的明察和远见。他们在帐篷外面站定。

野营无穷无尽地展开,沿着山脚、溪谷、森林,帐篷一个接连着一个地延伸着。到处堆放着背包、粮食袋、弹药箱、电线捆子、车辆、马匹,树上拴着帆布吊槽。牲口大声地嚼着草料,交相啃着,抽打着尾巴。森林里更显得暗了,刚才的阳光只闪了一下,现在乌云又压在森林的上空,天阴沉得可怕。

尚志英又忆起刚一过鸭绿江时的情景……

……漆黑的夜,风呼啸着,大块的乌云紧压在人们头顶,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火车喘着气停下,人们从那长匣子似的车厢里走出来,什么也分辨不清,看不见远近的山岗,看不见村庄和田地。从那触鼻的焦灼味、铁锈味、机油味,以及碰着脚的铁轨,辨别出这是一个炸毁了的车站。只觉得黑暗中充满了人,脚步的嘈杂声响成一片。有人幻想着做饭吃,有人想着会找房子住下,有人被插乱了队喊叫,有人在骂,喧闹的什么也听不见。忽然火车叫了一声,喷着白色的蒸汽,车轮子渐渐地动了,地颤抖着,列车开出站向北去了,把这些人丢在这里。就在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离开了祖国,到了朝鲜的土地上了。这庞大的嘈杂的人声,一下子静下来,同时心情也沉重了。没有怨言,也没有急躁的吵叫。立刻听到同时十几处喊口令、站队、报数、枪上肩和整齐的脚步声。部队开拔了。

尚志英浑身都是紧张地和政治委员并排立着,长久地望着祖国的江岸,等待整理好队伍好出发。政治委员低声地、亲切地叫着:“伙计,江虽不宽,要想再过去……”他没有再往下说: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持久的和平。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谈何容易呀!他们紧紧地挨着,谁也不想再说什么。尚志英明白政治委员的心情,因而他自己也激动起来,这一刻他感到多么亲切。朋友的情谊,同志的友爱,生死相关、相依为命,很明白,因为眼前就是残酷的战争……

尚志英站起来,倔强地挺起身子,向一个年轻的参谋说:“出发……”

命令从团长的嘴里发出,首先是他周围的人动起来,尔后像传染一样,波及了整个森林。野营被牵动了。

尚志英驱开了一群飞到眼前的螟蛉。一个又高又大的饲养员,牵来一匹黑色的大马,那马前档很宽,撑直两腿,昂着头看着团长。尚志英阔步走近它,抓住缰绳摇了摇鞍桥。

从鸭绿江边开始,又走了三百公里的朝鲜土地,目睹这被战争摧毁的国土,艰苦奋斗的朝鲜人民,尚志英心里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冲动。在他坚强的胸中,凝结成一种力量:那就是对于人民、对于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于敌人对于战争的极度憎恨。使他每前进一步,这憎恨就加深一分。此际远离祖国,越深入朝鲜国土,越接近敌人,这仇恨越咬啮他的心灵。经受这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告人的。他抓住马鞍,一纵身跃上马背,用脚一磕,跑出森林去,蹄声在溪谷里激起一阵急躁的回声。



黄昏,人、马、炮队、卡车的洪流,顺着公路滚滚南下。

尚志英第一次欣赏这不平凡的景致,公路和两侧的草径上,都挤满了步兵和牲口,公路上一边是马车,一边是卡车和重炮队、坦克。这些人,和人驾御的这些机器,都拼命地往前走。马着急地大声吼叫。路面是不平的,车子颠簸着,有时被挤住,互相争吵。前面一座被炸毁半边的水泥桥,卡车冲上去把马吓惊了,翻了驮子,一个战士抓住缰绳,上去就在马背上打了一拳,马停下来,几个人上去帮助架上驮子。卡车吼着从那仅存的一半桥板上开过去。车后边拥挤着人和牲口。这压紧了的人群到前面又像被弹簧弹开。真像一股汹涌的水,忽然被一个狭口挤住,越聚越多,越挤越紧,通过狭口之后,一下子散开,用更大的速度流向前去,好像什么也挡不住了。

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喇叭鸣叫,山谷里起着回音。天黑,车灯打开,银光闪烁,探寻着黑暗的崎岖的山路,生怕滚进万丈深沟里去。车上满载炮弹、子弹、枪枝、炸药、工具、粮食袋、木材;载着医药、担架、手术器械、临时医院的行军床;载着文件、命令、作战计划、电台、步行机、收音机、电线……牵引车后面拖着重炮,掩护炮队的高射炮,炮手们坐在射击位置上,在聊天、吸烟、打盹,跟着炮摇摆着。尚志英的高射重机关枪就在马车上装着,车上还有战士们乱七八糟的东西,布袋里装着炊事员们的切菜刀、擀面杖、勺子、盛菜的瓷盆……这行列拖拉几十里长,浩浩荡荡的大军,随着公路的屈曲弯转,起伏不平,就像游在大海的浪头上的一条长龙,看来叫人惊心动魄。

一个带着十足稚气的声音说：“今天在哪儿宿营啊？到了目的地又是一片破砖烂瓦，你看着吧！”

另一个粗声的战士说：“房子吗？你跟美国人要去吧！在这里抱怨干什么？”

“美国人走过这一条路吗？”

“他们怎么到了鸭绿江边的呢，难道他们把腿扛在肩膀上滚了去的？当然他们走过。不多不少，来回一般远，就是回来时候比去的时候快一些，来了一个向后转跑步走。”那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尚志英听出是他的饲养员，黑大汉马德明。

这时有一个战士走来，想看看骑马的人是谁，逐渐地挨近来，偷看了一眼，马上跑开了，小声地向人们说：“我当是谁？是团长。”

那带稚气的战士走来，显然他胆子很大，从他冒冒失失的样子看去，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装着大人的样子，用质问的口气说：“团长，有些地方都没有村子了，地图上怎么还不改呢？”

尚志英觉得很有意思：“你说什么？”

那战士坚持着说：“出发时通知的宿营地是村子，实际上是森林。”

尚志英笑了：“谁说没有房子了？美国人说：他们把北朝鲜的交通线炸断了，没有一粮、一弹、一个人能送到前线。他指的就是我们。”

“他们放没影儿的屁。”

“那就对了，房子没有了，人还在。几年之后会有更好的房子。”

“有什么消息吗？”

尚志英放松了马缰，坐正身子说：“什么消息？后方在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倒打听别处的消息。有好消息，很快就听到炮响了。”他此时才看清那战士是个小鬼，背着五个电线拐子，一部电话机，走路很吃力，两条腿不大直，一前一后地动着。他想，也许是骑在马上缘故，看到地上的人都很矮。但声音是可以听得出的，这战士的声音才开始改变，他问：“你叫什么？”

“刘文敬。”刘文敬跑了几步，为了不掉队，依然跟在团长旁边。

尚志英说：“叫我的牲口帮帮你的忙吧！”他弯下腰去，要接小鬼的电线拐子。

刘文敬机警地跑脱了。

有两个连长走到尚志英这里问情况。连长们是想得到一些消息，情况是否紧急，里程、宿营地？好计划休息时间，打算给战士们弄一顿热饭吃，可否派炊事员带行军锅在前面走？这几天吃的都是冷饭、凉水、炒面，简直没有做饭的时间。白天不敢生火，怕冒烟，暴露目标挨轰炸。

战士们是想看一看指挥员的情绪，听个只言半语，使心里开朗一些。

尚志英想找见他的弟弟尚志林，现时任二连连长。走过两个单位之后，他才想起，今天一营是前卫，恐怕走出很远了。他不去找了，汇入这汹涌的人流，立刻有一

种说不出的思想情绪捉住了他。个人有个人的愿望,有个人美满的前途,有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这一切是多么复杂!现在人们把个人的一切,寄托在自己祖国的命运上,寄托在对和平事业的斗争上,所以又那么单纯。连尚志英自己也是一样,当战士和干部们问他消息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成为举世注目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再平常也没有了,一个普通的人,做着应做的事,在战争里也想到死和危险,想到一些极琐碎的事,吃、住,想到自己的兄弟,战争来到之前想见一见亲近的人……

尚志英才结婚不久,他的妻子王淑琴是一个护士,年轻、漂亮、能干,她那样的爱着尚志英。曾抚着他胸上的一块伤疤,轻声地说:“这块……多危险哪!”

尚志英又回想起他的战争生活:

部队像波浪似地展开进攻,炮弹和机枪响着,从敌人方面发出,射击到我军的行列里。他正向前跑着,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把他狠狠地撞了一下,他什么也不知道了,躺在那潮湿的麦地里。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醒来看见新麦的绿玻璃针似的叶子,挑着一个个小露水珠儿,在他眼前摆动。他痛苦着,手里抓着一把土,伤口流着血。是不是刚才死过去了呢?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着?还能想起些什么呢?于是他记忆里出现一个梨园,大地完全浸沉在暮色里,只有梨树梢上还留着太阳光,太阳把那几片残存的叶子照成了紫色的、黄色的半透明的薄片,似乎看到上面还挂着一个透明的黄色的大梨子,多甜、多香,那样脆,又多水……已经熟透了,怎么没有人摘呢?以前被大叶子挡住看不见,现在叶子落了,它显出来了……地上已经弥漫着乳白色的烟气,一切都迷糊了。尔后又看见一排向日葵,每个都充满了瓜子,外面一圈金黄色的花瓣,低着头看他像是在问:“看,想吃吗?”他口干的一点不想吃,只想水喝,于是不再想向日葵了。顺着田间的小路走:一条草径,生着野菊、车前草、蒺藜……弯弯曲曲的通到村边。村子里有女人、孩子,这是谁家的姑娘,有水喝吗?……从没有今天看到的这一切这么可爱、亲热。他想挣扎起来,结果又倒下了。……

从那以后,伤疤就像紫色的烙印,刻在他的胸前,每一看到这疤就联想起当时的一切。

王淑琴的脸由于幸福而红润了,把嘴贴到尚志英耳边,像报告什么秘密和重大事情似地说:“我真是喜欢你。”在她的眼里,尚志英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真正的男人。

习惯了艰苦斗争的生活,养成了尚志英严峻的性格,现在却容易激动了。看见什么都觉得可爱。有时他带着玩笑说:“思想不容易一下子扭转过来,有时觉着还像过去,行军、打仗,一天走多少路,每天换一个新地方宿营,好像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没想到这样快的要进行和平建设呀!你想,苏联帮助我们……”他给她讲着抗日战争时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后悔这一段时间没有和他共同度过。尚志英说:“日本人扫荡我们,山顶上,山沟里都是日本兵,他们搜山,我们在山半腰的树林里

隐蔽着,躲在一个岩窟里面,拾了些枯枝,生着小堆野火。正是冬天,上面飘着雪花。有一天绝了粮了。夜里偷偷摸下沟,割回一块死马肉,在火上烧着吃,开始吃着很香,后来就臭了,顺嘴流口水,吃完了,我们带上枪和手榴弹,开始布置,夜里就冲进村子里去,消灭一股敌人。那时我们就想: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样快会胜利。”

王淑琴说:“再不要有战争了!”她偎在尚志英宽大的胸脯里,听到他心跳得多厉害呀!她惊讶地问:“你怎么了?”

尚志英抚着她的肩膀说:“不怕,要是战争不可避免的话,怕也没用。”

朝鲜战争爆发了,尚志英写了请求书,要求去抗美援朝。“我非去不可”。虽然王淑琴一点也没阻拦他,但他知道她是难过的。“你看我这伤,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已经完全好了。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要再遇到战争!一看见孩子们的小脸,胖胖的小手……”这时他已有一个五个月的孩子了。在出发的那天晚上,孩子睡了,王淑琴整理着东西。说真的,东西早就整理好了,但她还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拿起针线,钉一下快要掉的扣子;尔后又拿出两双袜子,三张手帕,总之,她不知怎么做好,带了不少多余的东西。

尚志英说:“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累,多带些,到了那里一定困难。”

尚志英说:“我是想和你多坐一会儿。”

王淑琴坐到他身边来。尚志英的眼老是系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他感到幸福,他有了家,不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了,他要想着她们,她们要想着他。虽然就要离开,可是这种幸福的气息强烈地熏染他,刺着他强硬的心,他是永远不会忘记了的。

王淑琴垂下眼皮,低声地说:“我真担心……”她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身子已经有些发颤了。谁能预言这一切呢?她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们什么时候团聚?可是她想从丈夫的嘴里听到两句安慰的话。美国人夺去了她的幸福,夺去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她追忆着他们的生活,怎么能想象离开他是如何的难过,她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又怕使他心里烦乱。当他去打仗的时候,听到这些话也可能是安慰,可是她怕变成了为她担心,等他回来以后她会说的,现在却不能。

王淑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无目的地说:“你要刮一刮胡子吗?”

“刮!”尚志英摸摸自己的下巴,是该刮了。可是刮胡子并不是因为胡子长了,他看出她心里的难过,他要表现得从容,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解除她心里的顾虑。最难的是自己心里难过,但在妻子跟前却要装出愉快。他去洗脸,往下巴上抹肥皂。一会儿刀片刮胡子的声音嚓嚓地响起来。她高兴了,她有一个多好的丈夫,又听她的话。

尚志英从妻子跟前脱身出来,就去找他的政治委员。他们是老朋友了,这次抗

美援朝又遇到一起，他特别高兴，两个人碰面，热烈地握住手。尚志英仔细地对方说：“政委，你胖了。”

翟子毅摸了摸自己的脸：“不怕，马上就会瘦下去，我不大喜欢胖。”他们两个都会意地笑了。尚志英说：“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翟子毅笑了，向妻子示意：“就为这才生我的气呢！”

屋子里一切都翻乱了，好像是要搬家的样子，书橱打开，书零乱地丢着。政委要收拾一个书箱，准备着随时要看的书。妻子杨玉媛在给他整理行李。衣服、包裹、鞋子也乱丢在地上。用纸包好了一双没有擦油的皮鞋。政委是不喜欢把鞋擦亮的，所以他的鞋都像穿旧了的。一个绿色的提包边放着毛巾、肥皂盒，大概正犹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杨玉媛噘着嘴，唠叨着，抱怨他回来得太晚了。刚到家才十分钟。

翟子毅是刚从首都北京赶回来，一接到部队的通知，匆忙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一个小提箱往车站走。

首都街上拥挤、热闹，灯火辉煌，车如流水。这一点特别使翟子毅满意，他从来不愿意看到由于什么重大事件，而使人们慌乱失措的样子，希望和平生活照常进行下去，人们到东安市场去玩，到剧院，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到故宫去看展览……或者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在天安门前散步、谈情，镇静就是一种力量。突然对面撞来一个大个子，伸出手来。翟子毅也赶紧伸出手，迎上去握着，互相问了一些简单的情况，那人走了。翟子毅半天才想起那人是炮兵营长尹庆锡。想追上，他已经走远了，看样子也是急着有什么事。翟子毅把手提箱换到右手，看了看表，一看来得及赶上火车，用不着那样急了，定了定神，放慢了脚步，要留神地多看几眼，当去朝鲜作战的前夕，能在首都街上走一趟，看一看亲爱的、景仰的都城，看看那雄伟高大的天安门，庄严而肃穆的建筑，那“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站立的地方和鲜明的国徽，翟子毅站住，肃然起敬，好像看到了父亲一样。首都！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六亿人口命运的主宰！首都啊！多少人都盼望着能见你一面，听你一句话，只要你说一个字，人们就会赴汤蹈火。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想到你就感到信心百倍。在残酷的战斗里，想到你就有了力量啊！翟子毅的心情好久地激动着，一直坐到火车上，车开出城，奔驰在郊外，他依然在望着渐渐远了的京城，心里说：“就这样离开了吗？在这里待了两个月……”他后悔没有好好地看一看。人们常是这样：即使是仔细的看过，当离开的时候，仍然是觉得难分难舍呀！

在车上，翟子毅没找到位置，里面人都坐满了，他就在门口立着，不知怎么的，一想到战争，一想到离开祖国，一切都是亲切的了，站在门口也是好的。

列车服务员几次地来打扰他。擦地板时要他倒换地方。用北京话问他：“您没有座位吗？”翟子毅并不厌烦，从这个门换到那个门口，又立在玻璃窗前。这地方可

以看一看奔驰在身边的祖国原野,而且一到站,他就可以第一个提着箱子走下来,一直地走回家去。妻子一定在心急地等他。而他也急着想见到她。

一个年轻的军人,黑黑的脸,有些驼背,站在他跟前立正。

“政委,你好!”

翟子毅这时才认出来,是他们临时编成的志愿军的一个指导员,冉春华。“你上哪儿去了?”

“回了一趟家。”

翟子毅和他握手,问道:“家里都好吗?”

“都好。”冉春华带着羞涩回答。

“你来得正好。”

火车停了,冉春华敬礼,下车回连队去了。

翟子毅提了手提箱一直走向宿舍。这时才觉得时间真是不够用了,他还打算同妻子去玩一玩呢!现在来不及了。他只得笑着安慰她:“这没关系,我们的日子长着呢!”他谁也不怨,一直笑着向妻子解释。

政治委员停下来陪着尚志英坐着。问道:“王淑琴哭了吗?”尚志英点点头。政委说:“人之常情。如果把女同志组织起来去打美国鬼子,她们都是非常勇敢的战士。你不要看她们对丈夫对孩子流泪,她们对敌人是恨入骨髓的。”杨玉媛笑了。

尚志英站起来说:“政委,我的意见你们应该亲热一番,我走了!”尚志英转身出去。

翟子毅送走客人之后,走到妻子跟前,低声地安慰她说:

“我特为你回来的。哪怕咱们只待一晚上呢!不要难过,好日子在后边呢!你不要想象那是战争,战争并不可怕,我们会打败美国人的,因为我们对和平幸福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

翟子毅感到他不是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家人妻子,属于人们倾心注目的和平事业。

突然天空闪现出一团强烈的白光。

三

敌机投下一连串的照明弹,惨白的光团,悬在人们头顶。被黑暗包藏着的庞大而杂乱的东西——人、马、卡车、拥挤疾进的情景,一下子显露出来了。步兵行列散

开来,向两侧田野跑去,向乱石和灌木丛,找寻隐蔽自己的地方。马惊了,御手用力勒住缰绳,但马一点也不听约束,瞪着惊慌的大眼,拖着车拼命地跑起来,撞着前面的人和车辆,车被掀在稻田里。一挺高射重机枪从车上翻下来,马脱了缰跑了;汽车有的开进树林里,有的陷进沟里。有一辆想开出去,结果马达不发动了,卡在路上,驾驶员跳出来跑向一边了。前面的几辆开走了,中间则拥挤起来,想冲出去,按喇叭,都无济于事。就在这十几秒钟的工夫,那“咝咝”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喊了声“卧倒!”有人调换新的位置。成打的炸弹扔下来,几丈高的泥土冲天而起,喷出火光和黑烟。尔后的几秒钟,弹片和大块泥土、沙子,像暴雨似地落下来。敌人用机关枪扫射,一辆卡车着火,人、马,又在烟中奔跑、躲避,有的被炸死了。

尚志英一下子勒住缰绳。开始的一秒钟,他还不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将怎样发展下去,一秒钟以后他明白了。拼命地打马,用脚后跟磕马肚子。马伸着脖子,扬起尾巴,放开腿大跑起来。部队都停下来隐蔽,高射炮还在沉默着。尚志英骂道:“等死吗?”他又向前跑去。愤怒的面孔,被火光照得发亮。大声地叫道:“架起机枪给我打,把照明弹打掉。”他在那着火的汽车旁边勒住马。马跑得太快了,被他猛往回一勒,收不住身子,前冲的力量使他一下子立了起来,尔后又兜了一个圈子。尚志英叫着:“来人!”他瞪着那熊熊的大火。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斜挎着手枪,带着一排人从灌木丛里跑出来。尚志英一看,是自己的弟弟尚志林。想找他没有找见,此刻他出来了,他多高兴啊!但是他的脾气是厉害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神色严厉地瞪着他的弟弟。

这一队人顿时动手,从林子里劈来树枝在火上抽打,有的用钢盔淘水,往火上泼。警卫员,一个年轻的战士,一手按住望远镜盒子,一手按住手枪把,远远地追上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

尚志英执拗地瞪他一眼说:“去,叫一营长王炳晨来!”

人们已在两侧矮树林里奔忙着,听到团长的喊叫,就着手架枪,向照明弹射击。那边的高射炮也开火了,大大小小的紫色光球在空中飞舞。一会儿两颗照明弹被打灭,一会儿又打落一颗。人们喝彩。

一营长王炳晨和警卫员顺着一条稻田的小路跑来,到处是炸弹溅起的泥块,一个弹坑切断了路,坑里还冒着烟和热气。

这时照明弹已经熄灭,汽车还在着火。刚才的战斗击落了一架敌机,着了火坠向山后去了。战士们高兴地谈着。尚志英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态度,向走近来的王炳晨问道:“你准备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王炳晨说:“飞机过去就走。”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尚志英对他这漠然的态度发火了,问道:“飞机过去?你把它看成是过路的,顺便照顾你一下是不是?几分钟以后再来第二批、第三批,你就准备在这里趴到天明

吗?”

“一会儿就走了……”一知道有伤亡,王炳晨沉默了。

这一场轰炸,死伤、耽误行军,以及部队不立即进行对空射击等等,都使他气愤。尚志英盯着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的兵带的是枪还是烧火棍?就等敌人逍遥自在地把炸弹丢到我们头上?我们呢?趴到地上……”

王炳晨不吭气了,一直不敢看团长的脸。

尚志英结束了申斥,命令道:“把这辆汽车翻到一边,清除道路。”尔后他像背诵条例一样地说:“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类事件,要立刻组织火力,对空射击。这成什么样子!”看了看表,不愉快地说:“耽误了我们十五里路。”挥了一下手叫队伍前进。

五分钟后,路又畅通了,车辆、人、马、大炮,在公路上动起来。夜幕合上了,把这复杂的人流包裹住了。喇叭叫声、发动机的嘟嘟声、轮子的沙沙声、马车的咚当声、马的嘶叫声、行军锅和油桶的相碰声、脚步声,人们又开始低语、嘲笑、咒骂。

“多热闹,走着打着,打着走着。”

“美国人不好好地谈判,就是仗着这些东西啊!说他们的空中战线远在鸭绿江边。”

“鸭绿江边?它到山背后冒火苗去了!”

“要是白天我非去看看不行。”

“来,借个光。”

“不要借光,借火吧!我现在火儿大极了。”

“这不过是开开玩笑吧!什么能阻住我们呢?”

尚志英拍马赶来,找到他弟弟尚志林,跳下马。后面一个战士接过缰绳。他们俩走出行列,到一边的草径上去了。尚志英很满意自己弟弟刚才的行为,他正喊人的时候,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尚志林。他们默默地走着。尚志林没说话,拿出烟来给哥哥吸。他最怕这种情形,是上下级关系呢?还是家庭关系呢?

尚志英说:“有什么问题吗?”

“连里?”

“你自己。”

尚志林想了一下,说:“没有。”他真地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任务,他总是热情、积极、敢干。这点使尚志英特别高兴,也特别担心:“他没有那么多的战斗经验,只是凭着热情……”

前面一片被毁的村镇,部队从旁边经过,有一个战士呆立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尚志林还没有认出那是他连里的战士。尚志英走上去问道:“为什么不走了?”

那战士掉下眼泪,一看是团长到来,他弄得非常窘,连忙低下头去擦眼睛,可是怎么也掩盖不住了。